

最新
随笔集

梁晓声
著

上蹿下跳 的人们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最新
附
集

梁晓声 著

上蹿下跳 的人们

The title '上蹿下跳'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black characters. A curved arrow starts from the top of '蹿', goes up and to the right, then down and to the left, ending near the bottom of '跳'. Another curved arrow starts from the bottom of '跳', goes down and to the right, then up and to the left, ending near the bottom of '人们'. The characters '上' and '下' are positioned to the left of '蹿' and '跳' respectively.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蹿下跳的人们/梁晓声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039 - 3623 - 4

I. 上… II. 梁…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9055 号

上蹿下跳的人们

著 者 梁晓声
责任编辑 董 耘 程晓红
责任校对 崔建文
装帧设计 雪 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30 千字
印 数 1 - 1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623 - 4/I · 1641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出版说明

这是梁晓声最新的一部散文集。

说它是散文集，其实有些不当，倒莫如说是一部思想集、杂感集。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梁晓声的笔所涉及的文体，无疑是特别广泛的。他对世事及史事的角度，总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并且总能给人以思想启发。

在本集中，他的某些课堂讲稿，体现为一大特色。它们是深入浅出的，也是极具可读性的。

我们认为，勤于思考，也是梁晓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中国文坛影响力不衰弱的原因之一……

自序

这部集子收入的差不多全是2008年内写的一些文字。

2008年对于中国实在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一年。

我笔下流淌出的感受、感慨与感动本不应仅仅这些的，事实上也不仅仅这些。我用笔记录下来的，只不过是头脑中平日所思所想的一部分而已。

依我的眼看来，目前之中国，似乎又可以谓之为“故事中国”。

想当年，我的同姓人物梁启超公曾写过《少年与中国》，被传诵一时。

那时的中国，真是一个呼唤思想、渴望思想进而守望思想的中国啊！

然目前之中国，思想仿佛不合时宜，仿佛到处都在泛着故事的泡沫，又仿佛以挤干了思想的为最好……

而我这种头脑中时不时产生杂感的人，于是觉得自己很唠叨，很烦人，很讨厌。于是，有些想法干脆就让它只在自己头脑中发酵、发霉算了……

我越来越认为，作家都接近是一类病人——总在那儿喃喃自语，还总以为是在做着很值得的事儿呢。这一厢情愿，是我这样一些人的“红舞鞋”。一旦穿上了，想脱掉又谈何容易呢？

故，每觉自己的可笑……

梁晓声、

2008年12月19日

于家中

目 录

出版说明	1
自序	1
论民主	1
关于民主的断想	6
民主与爱国	9
民主与主义	11
我的 1978	13
再版说明	16
关于传统文化之断想	20
论大学精神	24
人和欲望的几种关系	27
两种人	38
何妨减之	44
世无大国	49
我们何以不和谐?	53
不能保护 难以文明	61
关于城市的断想	63
时常想起方志敏	69
革命与文学	73
关于文艺之本能性与自觉性	80
只看到的 应看到的	91
关于文艺这种“软实力”	95
文艺三元素	98
关于评论	101
关于不幸、不幸福与幸福	105
在民盟中央文化学习班的发言	111

关于希腊神话的人文解读·····	114
雨果——夹在铁钳齿口的作家·····	122
关于《三国》及其他——答学子问·····	131
美女与美人计·····	138
《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给谁们看的?·····	140
读学子习作有感·····	143
让我们的头脑聪明起来·····	153
听“秋雨时分”有感·····	155
伊人如凤 俊友如斯·····	159
一个人的文、史、哲·····	163
读赏张鸣·····	165
我们这些动物——白衍吉《人生笔记·岁月琴弦》读后·····	169
上蹿下跳的人们——《鬼商》代序·····	172
以生命为社会之烛的人·····	175
蜡炬成灰的过程——《景克宁传》序·····	177
文化是我们另外的故乡·····	180
人性永远的享受:美之温暖——评贺文庆的少女人物形象组画·····	183
回忆的意义·····	188
青春记忆里的“红”与“黑”·····	191
一片冰心在玉壶——关于柳城的《电视电影三字经》·····	195
关于我们的“微妙”缺点——评葛佳的《老同学》·····	198
致仁山·····	200
倦怠的岂止是教师?·····	204
父母是最朴素的人文·····	208
美丽的哈尔滨·····	212
在那里是·····	215
画之廊·····	226
老水车旁的风景·····	233
茶村印象·····	238
王妈妈印象·····	242
蝶儿飞走·····	249
一个陌生女孩的来信·····	252
关于民族遗风的断想·····	258

希望在于孩子.....	263
没有谁的妈妈会.....	271
把观察这种享受还给孩子.....	275
关于家长、孩子和作文	282
关于作文的杂感.....	290

论民主

事实上，民主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现象，古已有之。

诸侯称霸的社会有诸侯们的民主现象；皇权一统的社会有皇帝们的民主现象；推而论之，大约氏族时期，无论父系还是母系，也自有其民主现象吧？

在中国，后来被史家称为“帝”的尧舜两位氏族首领，便在民主现象方面有过良好表现。也有史家认为，包括禹在内的“三帝”，并不真的存在。即或如此，假托的民主表现，也还是可以证明人类对于民主的早期想象。

尧是有后代的，却将帝位传给了深孚众望的舜，这不能不说是“天下为公”的做法。舜也是有儿子的，却将帝位传给了禹，而且禹还是遭罪诛之人的后代（传说禹的父亲因治水无果，被砍了头，很可能还是经舜批准的），这也不能不说是“天下为公”的典范。禹也是一心想要以尧舜为榜样的。考察期满了的第一位接班人，不幸死在他的前边。而第二位接班人尚未来得及接他的班，他自己却猝死了。偏偏他的儿子又有野心，威胁合理的接班人不许接班；偏偏合理的接班人又怯懦，所以也就不敢相争，结果禹的儿子成为首领了。成为首领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合理的接班人杀了。

“天下为公”的历史随之终结，家天下的历史随之开始。这一开始，也就一发不可收拾。古代人的权力崇拜，远比近当代人强烈得多。权力得来不易，家传才心安理得，自然视民主思想、民主言论为大逆不道。

周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分封有功者，立诸侯，起初也是想民主些个的，要求诸侯们每年年末到王朝所在地开一次会，互相交流统治的经验教训，很有点儿联邦的意思。这方式，也不能不承认是人类早期的民主现象。但是，又要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又要一国权力家传，永远姓周，这就特难。

好景不再，周王朝也瓦解了，于是群雄争霸，烽烟四起。

孔子一生大愿是“克己复礼”，所要复的正是周朝那一种制度。也许在他想来，那是光复民主。所以他的学生子路倡导文明祭祀，不杀活牲，孔子的反应是很冷漠的。子路不解，质问他何以不热忱地支持自己，他则叹道：“唉，你眼里只看到了几头牲畜的可怜，我心里日夜思想的却是何年何月才能恢复周天朝的那种礼啊！”

忧国忧民心境，令人感动。

假如孔子至今还活着，假如我们问他，周天朝那一套封建秩序和那点子封建民主，恢复了又怎样呢？您明明心里清楚，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啊！他肯定是答不上来的，或者他认为，世代君王都接受他的谆谆教诲，争做仁君，便可持续了吧？但我们清楚，那不过是他的天真理想。

后来的君王们倒是都极敬起他的学说来了，但没几个真照他的教诲做仁君的，而是要求百姓照他的教诲做良民……

中国历史上的情形如此，外国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就说英王乔治一世吧，统一了疆土之后，实行圆桌会议，十几位有功的骑士，不但可以与他平等似的围坐着共议国事，还可以那样子和他共饮共食，碰杯同歌。比起中国最开明的封建君王与大臣们的关系，也还是民主多了吧？但那又怎么样呢？乔治一世一死，儿子称君，十几位有功的骑士们，还不是一个被杀害了吗？到了乔治八世，自己亦难逃身首两处的下场。

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仿佛也是很乐于实行民主的，有新思维的人都有几分可能被她宣入宫中，待之以礼，赐给爵位。连法国的伏尔泰也成为过她的贵宾，并且写过锦绣文章，赞颂她的“与时俱进”。但法国一兴起真的民主革命来，远在俄国的她便视为洪水猛兽了。一听说路易十六被“公民议会”处以死刑了，她立刻下令出兵，帮助法国保王派武装力量镇压革命，视为己任，“替天行道”……

封建社会制度之下，民主从来都是现象，从来都是陪衬封建统治的“秀”。封建制度是绝不允许民主也制度化的……

二

但古罗马的情况却那么例外。

在人类的社会中，民主作为一种形式，最先出现在古罗马文学中。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一经从希腊神话中被移植到了罗马神话中，便发生了微妙的情节

改变：

人类不堪神们不断升级的崇拜指示和祭祀要求，只得和神们进行迫不得已的谈判。

要进行谈判就得有谈判代表，普罗米修斯成为人类公推的谈判代表。他的谈判条件只有两条——人类愿意对神们保持崇拜和敬畏，也愿意因而履行祭祀的义务；但神们不能对人类施加太多太高的要求，使崇拜和敬畏成为人类的精神负担和压力；并且神们也当集体自律，还应将人类最需要的火无条件地给予人类……

这是人类公推的代表，首次向神权理直气壮地提出人权诉求的文学记载，可视为人权最早的“白皮书”，当然也可视为人类最早的民主思想的萌芽。

可能正因为这种最早的民主思想形成于罗马，后来在古罗马出现了“元老院制”。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是罗马人首先在自己的古国里将民主制度化了。

细想想，令我们后人难免困惑——当时的罗马，其实还是一个兼有显然的奴隶制特征的封建制古国，怎么就会产生了“元老院”那么一种特现代的民主形式呢？

民主现象是一回事，民主制度是另一回事。

民主只有制度化了，才进而合法化了；只有合法化了，人民才能变为公民，才能拥有公民的公权力。

由于有了“元老院”，古罗马才废除了帝王制，改为“保民官”制。

恺撒起初只不过是“保民官”。他这位“保民官”当多久，取决于“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对他的政绩评估如何。倘若他当得不好，别人经由公选取代了他，便是既合理也合法的事了。当时一心想要取代他的，自然是另一位统帅众兵的将军庞培。

“元老院”倒是使一个古国在民主方面制度化了，但并不意味着这一个古国于是成为理想国了。最血腥、最野蛮、最残酷、最违背人性的事情依然发生在罗马，便是经常发生在角斗场里的事情，便是奴隶非人，奴隶主有权任意惩罚、买卖乃至杀死奴隶。

而且在元老、贵族和保民官之间，权力争斗、尔虞我诈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暗杀手段也是家常便饭。

恺撒不甘于仅仅做“保民官”，打算称帝，结果被元老们所杀。

对于恺撒，这是悲剧；而对于一个古国的民主制，即是迫不得已。

只要人类的历史仍处于封建制度的历史时期，民主即使制度化了，也无法

保证国家的公权力不被权力欲极大的人个人化。

又比如拿破仑……

三

古罗马帝国后来形成了意大利公国。

由于这个公国曾有过以上历史经历，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发生在意大利实属必然。那时的意大利，资本主义已见端倪，资产阶级已经产生。

任何一个新阶级都必然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的阶级。资产阶级不屑于仅仅充当封建贵族阶级文化的“异己继承者”，对于劳动人民的大众文化又看不上眼，所以备感文化饥渴。如果不能尽快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那么将不但在文化方面被封建贵族阶级所蔑视，也会被劳动人民所讥笑。这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的初衷。

只要有阶级存在，文艺就既不但注定具有阶级的形式特征，也注定具有阶级的思想色彩。复兴来复兴去，不同于封建贵族阶级的文艺产生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也悄然形成。

像孔子“克己复礼”是由于有一个周天朝的“样板”存在过一样，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也是由于有一种古罗马的民主制曾存在过。

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一经形成，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随之发生。那一行动之目的在于颠覆帝制。肩负那一使命的群体叫“党”，具体说是“烧炭党”，因为他们经常装扮成贩卖炭的脚夫进行串联，凝聚力量。

《牛氓》中的主人公亚瑟后来便是烧炭党人。

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小说《法尼娜·法尼尼》，内容写的便是一位意大利贵族小姐与一名青年“烧炭党”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司汤达曾作为法国的外派官员在意大利生活过多年。

文艺复兴的接力棒一经传到法国，于是演变为启蒙运动。

资产阶级的革命随之在法国全面爆发。

民主是需要用血来换的。法国资产阶级流不起那么多血，便将平民阶级鼓动起来，和他们一起造反。平民阶级对于造反这类事一向很来劲，资产阶级反而被吓着了，就反戈，再与封建贵族阶级联合起来，镇压平民阶级的造反。封建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平民阶级，三方面都死人无数；三方面人的手上，都交错沾染了别的两方面的鲜血。比起来，平民阶级所流的血最多。

人类用血浇铸出了一部《人权宣言》。

它使人类的血总算没白流……

四

民主对于人类而言，只有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之后才牢固地确立了其文明意义。

封建的王朝统治最长的也不过二三百年的，还要依赖于封建专制的手段。其不可持续，已无需证明。

人类希望借民主政体，以使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最大程度地享有公民权——人权。

这一种可能性，也已无需证明。

故民主不仅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全人类的精神生命。

在独裁的、专制的政体和泛民主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状态之间，民主的管理方式，无论对于哪一个国家，都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幸而人类已经进入了理性时期，较能够靠理性包容各种民主制度的差强人意之点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替封建帝王们所出的这一统治招数是最阴损的，也是今日之中国人最应予以唾弃的。

归根结底，民主乃是使一个国家在思想上不沉睡不醒的“脑白金”。

近代的中国之所以长期落后而不自知，首先就是由于统治者的卑鄙，致使国人在思想上集体睡着了。

所以我们这一头“东方睡狮”，当年被外国人用大炮来轰，起初却仍一眼开一眼闭，半醒不醒……

关于民主的断想

民主是民主国家的必修课。正如世上民主国家还很少的时候，独裁是独裁者们的日日操，专制是专制者们的“养生功”。

独裁肯定专制。

但是倘一个国家挺富庶，足以养民于无虞，则独裁就不需要太铁腕，专制也就显得不怎么黑暗。在那一种情况下，独裁是可以独得比较漂亮的，连皇上和国王都愿意表现自己是明君。

唐玄宗李隆基坐天下时，宰相叫韩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韩休，对自己唯一的“顶头上司”也每有冲撞和冒犯，多半是由于皇帝做了什么摆不到桌面上事。故玄宗若欲放纵一遭，每问左右韩休知否？皇帝何以惧宰相呢？盖因韩休治国有方略，很负责任，使李隆基免操不少心。也有人暗中撺掇李隆基将韩休罢了或干脆杀掉算了，眼不见心不烦啊。唐玄宗却说出一番话——罢休杀休，反掌之事。但他替我将天下处理得如此太平，我怎么能轻率地除了他呢？

杀之随时可杀，这便是独裁肯定专制的规律；不杀是看在有用的份上，这便是所谓“明君”的真相。

后来韩休识趣，主动辞职了，怕李隆基迟早会找碴儿杀他，终日声色犬马，力图给皇帝一种再也不过问“政治”的印象，以使其放心。按西方民主的内涵来说，他成了个没有“免受恐惧”的权力的人。

故，说千道万——不理想的民主制度，那也显然比似乎很理想的独裁制度理想一点儿。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事实上，民主当然也是全人类社会的生命。

而另一个事实是，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民主并非必修课，只不过是选修课。专政才是必修课，曰“人民民主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民主就

很尴尬。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逐渐重视起民主来。作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的政治课，民主在中国，由选修而必修，上升到“国课”的高度了。

尽管如此，为数不少的中国人看西方某些国家的民主，仍觉得像是“戏”，像是“秀”。我们中国人是崇尚庄重的，什么事有“戏”的成分了，有“秀”之嫌了，往往质疑其意义，认为比之于“戏”，比之于“秀”，干脆将某些事仪式化倒还严肃些。

这是由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就说西方的竞选吧，五年一次，从第四年起，便紧锣密鼓，风声鹤唳，你方唱罢我登台，可不像“戏”，可不像“秀”嘛。

且慢取笑。那像“戏”、像“秀”的竞选，只不过在我们看来“像”，在人家，那是面向全民的公开答辩，是政治平台上的人物们，在向全民交出民主的论文。

一个国家民主化了，意味着它在政治上成功了。越民主，越成熟。

然一个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年复一年，二十年、三十年、半个世纪一百几十年后，公民们对于政治那也必然会心生冷漠的。这叫“民主冷感症”。

一个民主国家一生出这种病，全民在精神上往往会“睡过去”。

竞选也罢，议会里的争吵也罢，政治人物们的互相批评、指责乃至攻击也罢，其实也都是一种竭尽全力的能动性的体现。为的是证明给人民看——我们充满活力。也为的是暗示人民——别不关心啊，我们的国家可是“公民社会”，我们在进行的事，你们都有责任参与。归根结底，我们是在代表你们进行，为你们进行。

民主国家全靠了五年一次的竞选，对民众的“公民神经”进行必要的刺激。全民的公民思想意识，才不至于在“民主后”漫长的无动感年代麻木了。

五四以前的中国，为什么被视为“东亚睡狮”？

叫我们“狮”，乃因我们人口最多。

叫我们“睡狮”，乃因我们真的是长睡不醒。

清王朝统治的二百余年间，地球西侧正是国国争相实现民主、社会变革天翻地覆之世纪。而清王朝的统治者，自己却大睁双眼睽睽国家，唯恐哪儿有人没“睡实”，或假睡。谁如果大声说：“中国怎能这样！”他们便砍谁的头。

正因为当时的中国是这么一种情况，谭嗣同才宁肯用自己的血惊醒中国人。可他被砍头时溅出的那点血，又哪够惊醒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

加上秋瑾的血，加上许多想要惊醒中国人的人的血，也只不过使少而又少的中国人醒了过来。

而使更多中国人醒来的，是八国联军的坚船大炮……

故我对于什么“康乾盛世”之说，是很讶然的。

比照一下历史看看，不正是在那么一种所谓“盛世”前后，西方正经历着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吗？

人家猛醒了，我们还睡眠惺忪的，却大言不惭地说是处在“盛世”里，这样的些个人，似乎至今还没完全睡醒……

人家在比我们早一百多年的时候就从王权的摇篮曲中彻底醒了，并且最不愿看到的，便是“公民”又在民主的摇篮曲中“睡过去”了。

“睡过去了”，民主也就不是民主国家的“生命”了。

我们比人家醒得晚，晚很多。

故我们看人家，有时看不大懂。

民主也是使一个国家不在精神上“睡过去”的一种方法。

他们深谙此点。

我们则应多一份虚心，虚心地看，虚心地想。即使并不打算照搬，那也还是要虚心。

我们怎么使我们的人民不在改革进程中产生政治冷感心理？

这是一个有必要思考的问题……

民主与爱国

读闲书，思史中人事，每出生些不三不四的想法。

就说百年以来的风云变幻吧，其间精英俊杰、赫赫诸公，他们的是与非，红与黑，直教我这种头脑愚钝的人，困惑一阵，又困惑一阵。

曾国藩无疑是晚清大臣们的楷模，因为他忠。

站在康南海们的立场来看，他是旧道统的护法者。可站在他的弟子李鸿章们的立场来看，他显然又是一个大大的爱国者。护法者终护其何？他们的逻辑肯定是护国也。护国难道还不是爱国吗？不爱国会那么不计个人得失地护国吗？会有功成身退的自觉吗？旧道统也罢，新道统也罢，还不是一国之道统吗？任由乱党、暴民们破了，岂非国之不国？

曾国藩说李鸿章是一个“拼命做官的人”。

李鸿章实在是得对得起曾国藩对他的表扬的，他为大清国“拼命做官”几乎做到了“死而后已”。

这样的一个人，你能说他不爱国？

吴佩孚也认为自己是爱国的，他认为爱国不爱国，关乎他那样一个人的大节。正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所以，他失势后，有点儿什么都不在乎了，但是特在乎他的大节之保失。

连张作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别坚定的爱国者，而当军阀则是自己爱国的证明。在皇姑屯遭到暗算后，自知性命不久，对夫人的临终交待中有句话是“快叫回小六子，以后要靠他来为国出力了”。

显然，以上人物心中是有国的，并且都认为身负着整顿国家的大责任、大使命。然而，对于另一类爱国并且一心兴国的人物，他们却是要大开杀戒，冷酷无情的，比如秋瑾、谭嗣同、李大钊、孙中山们。即使并未亲自下令或者操刀，但是同类们那么干，他们都是绝无异议的。

张学良自然是十分爱国的，可是他督杀了邵漂萍。后者也不过就是一报